蜀中廣記

一三

步道徑江油左擔出涪鄧艾伐蜀道也　志云所北十
里有大雄山峻極出於雲表即北雄關也近又設控夷
關牆垣營疊完固堪守稍前為瓦舍壩乃熟番保保住
種地其衆怯弱易馴按廣輿考有思曩安撫司設於此
矣　石泉北隣土永平西連青岡壩底諸番最稱強悍
壩底守備駐劄縣城　復土堡在縣西北稍南為青岡
各相去十里許介二堡間有青泗口路通壩底河東河
西白草青片諸生熟夷隸石泉守備提調　東二十里

守提調

蜀中廣記卷三十三

作獛郡即獠也是蜀音之訛獛種每三年一櫛髮其日宰牛羊以祭天及祖父始加梳世俗獛頭之說本此

寰宇記後周武帝征越嶲開地立嚴州取其嚴敬為稱隋開皇四年改為西寧州又改嶲州唐武德初嶲州領越嶲邛部可天蘇祁臺登五縣二年又置昆明縣三年置總管府貞觀二年割雅州陽山漢源二縣來屬八年又置和集縣天寶元年改越嶲郡依舊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為嶲州至德後沒入番貞元十二年復太和中徙

以安尾亦名尾濮有木耳夸死積薪燒之煙正則大殺牛羊相賀以作樂若遇風煙旁散乃大悲哭　本志云東門十部蠻羣居竹籬板舍不事修飾刻木為信裙不過脛或時乘馬則併坐橫足酋長死無子則妻女繼之俗尚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為送終有疾者不用醫藥名女巫以雞骨卜事無巨細皆決之巫善製堅盾利刀又能作弩置毒其末沾血則立斃矣　上南志云建昌城外二河曰懐遠曰寧遠俱流入瀘水以合金沙江瀘水

志云大渡河入雲南之驛途夸名巴翠部又名沙媧部
其酋獹荒種也九種志云猓玁之人身體矮小居山野
草房男女俱用白布纏頭身穿短衣常帶弓弩捕鼠閙
種雜糧為生病以牛羊猪胎為藥婚姻酒食類西番喪
葬類猓玀獨於燒骸處拔一草根頓小籃內回家以宗
祖云

會川衛

上南志云會川在漢風琶之蠻臺登之墅而越巂郡之

石迄今夸不敢牧於此　水經注曰蜻蛉水又東注于繩水繩水又逕三縫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縫縣淹水注之三縫小會無也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按後漢書安帝紀曰永初六年詔越嶲郡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皆馬苑矣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揵為郡置漢平苑云　迷易千户

所在衛西北八十里元置國初為會川千戶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衛志云南六十里有迷郎閣即寰宇記之迷水鎮也有滇池方三百里源深濶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名滇池矣　土夷考曰迷易土官賢姓也初雲南景東府僰夷頭目阿駭徙其屬來住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二府効勞授世襲副千戶該所印信以武弁推選令土官賢氏居城外專理巡捕管東八百戶僰夷而已　土夷考云會川衛東南十里為石漊

妻妾奉夫甚嚴婦女不妬忌夫宿妻房妻事之如婢飲
食凡草木無毒者六畜外鼠蛇蛙蠅及飛生蟲皆瀹食
之諺云青青白夸菜動動白夸肉婚姻男家先用碗水
澆女足謂之水授婦戰陣所獲謂之王旗婦初生小兒
即抱於河中洗之男女日日浴於河中居多近水東裝
日如遠行故遷徙無定焉死有棺槨葬埋名墳曰罷休
又有一種撲厮夜變為鬼盜人財物及掘新墳尸咒使
變魚形市之志云黎溪驛北有荷花池盛夏香來可以

服㠜擒撻殺之後賞賜餘類皆安官迄有之寰宇記云
定笮民取井水先積薪以火燒過以水澆灰即成黑鹽
煉之縣又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為劒戟極
剛利此在衛西北七十里矣　志云衛南十里栢林山
山多松栢其緑衆天栢與府之名取此西三十里有斛
䔍和山產金為利賨揭勒蠻所居隋唐之世于此置金
州焉　土夸考云鹽井之沙坪驛在瀘河西去建昌僅
四十里又十五里為紙房堡十里為瀘州治所也河東

槽横亘四十二丈邊陲之天險也莊安世渡瀘初略曰鹽井城池頹壞已久軍民逃散日甚一日今高山箐口之墟人跡罕然衙驛倉庫鞠為荒草推原其故盖由索橋之險難通糧運不及是以皆轉徙而之河西矣迄今聚為室家享成世業計屯田千二百一十八分有奇而附城之屯所出不過荳麥而已瀘州一帶駝運入鹽井必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餘里又夸人阿遮與切兒卜構禍以來仇殺無虛日不為淵毆魚耶　土夸考云去

遇日月食少長男女爭擊箕杵盆勺成聲仰天拜懇婚
姻潑水為媒証産子三日則浴之河死用瑰葬名罷休
老人婦人穿無摺桶裙謂脂粉為解老又能種綿養蠶
以織染為五色絲絨提機作花每段寛尺餘長二丈一
尺粗者為錦細者為綵　土夸考曰馬刺又名兀剌土
官姓阿氏國初歸附授職世官舊部落仍俾統管賦本
衛秋糧百二十石其地接壤雲南北勝州稱寛饒庶富
人亦優馴　打沖河守禦千戸所洪武立中左一所今分

北至大渡河南岸高山峻嶺居十之九地土瘠薄不產
五穀惟畜養牛馬射獵以供饔飧唐書云邛部於諸蠻
中最驕悍狡譎招集番漢亡命侵擾他種閉其道以專
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續博物志云蜀蠻邛部川
都王蒙備死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疋相續繫死者曳
之於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絕乃復以錦被裹而
埋之會其族哭焉名作鬼親守近州蠻人說其事　後
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武帝初

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惟姚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静無佗風静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宛然按國朝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建昌寧番二衛地震如雷吼者數陣司及二衛公署内外民居城垣一時皆塌壓死都指揮一人指揮二人千夫長四人百夫長一人所鎮撫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大學生一人土官土婦各一人軍民夲獠不計水湧地裂陷下三

四尺衛城內外若浮塊而已震至次月初六猶不休陷
河之說殆是實然　衛南有羅羅河東流與大渡河合
衛北魚洞河源出吐蕃又流與羅羅河合按南中八部
志邛都縣東南數里有河縱廣二百里深百餘丈河中
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之如戴鐵釜即魚洞河也或
云即是陷河　志又云南十五里金馬山文昌帝君降
生地有祠焉即化書所稱誕於越嶲之間矣南四十里
小相公嶺石磴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志

又云西五十餘里大雪山四時積雪與小相公嶺接今名阿露山北三十里石嵓洞中可容十餘人南北厓傍有石版扣之有聲鏗然謂之瓊鍾　寰宇記云卭部縣本漢闌縣漢書闌作蘭師古註音蘭周武帝天和三年置卭部郡于此隋開皇三年罷郡改為縣仍帶卭部鎮

唐書至德初南詔陷嶲州勿鄧兩林蠻遂羈屬土蕃貞元中復納款以勿鄧鬼主苴嵩兼卭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而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遣韋皐書乞兵攻吐

舍擁兵臨城總戎劉顯詰彼勘處沙氏悔禍殺阿堆等自續顯遂以印歸之後沙氏淫於族人阿祭負印去祭死其子嶺鳳起嗾他畨刺殺應昇當事者因平蠻之師誘鳳起縶之收其印而誅行刺者百餘人印無所歸緘而置之庫中所部夷無統肆行為盜乙酉丙戌間黑骨夷阿弓等手刃送哨官於小相公嶺剚其腸而普雄酋姑咱等乘勢蜂起郵傳告絕遠近震恐歲丁亥動大兵斬馘千數道路始通鳳起旋亦病亡其東近峨眉者數

里為青岡關關北通猝兒姑青岡南通廣洪魚洞諸寨

越巂之門戸也魚洞者水入魚洞河矣又十五里通濟

堡在巂水西岸十里為越巂衛衛在巂水西廣平之地

羣山環遶西通羊圈托烏雪山東通普雄大小赤口馬

湖諸夸邛部長官司舊設治東屬其提調去衛十五里

有龍泉山寰宇記云要衝城下有龍泉水出龍泉山也

下為龍泉驛又十五里為炒米關在高山峽内關即韋

皐所築要衝城矣有鎮雄堡者去道五里而近路通普

雄兩河口等處十里為通相堡一名小哨十五里為長老坪在小相嶺之北西通羊圈托烏東通普雄黑骨頭諸夸又十里為相嶺關關設在小相嶺絕頂又十里為靖邊堡在相嶺南通寧番衛界三渡水外生番東通桐槽那嘖沈喳等夸過此有新添九盤白石登相四堡共四十五里以備行者又十里為雙橋堡十里為猓玀關舊為玀猓窟穴也九種志云玀猓人性最惡刻木為信男子摘鬚腰繫皮繩名饑飽索以帕裹頭夜不解刀

居山頂以板蓋屋刀耕火種性喜獵凡有事以艾灸羊
膀骨占吉凶出入必以兇器男女紐髮盤頭上下身衣
土綉花長衣赤脚無履外披細褶氊衫為上蓋饑食蕎
麥餅婚姻以牛羊馬禮酒席鋪松毛於地盤脚坐松上
男女分席殺牛羊剝皮猪用火燒畢割碎和蒜菜謂之
喫牲飲泡咂酒木碗木杓即其器皿食肉以竹簽為筯
喪禮男女俱無棺槨富家以綿段纏之故謂之猓郡又
謂之羅羅也過關五里為灣村又八里為巡哨堡地稍

者凡九十有二今無一人存矣行數十里雞犬無聲人煙絶跡間有一二存者亦刀鋸之孑遺耳結草為衣氈羸一骨此其狀何可令人見者　上南志曰衛南五里曰南山山勢屹然子午針也産白銅華陽國志邛都南山出銅即此志又云衛南三十里西山下響石長七尺濶三尺八寸厚三尺擊之聲如雲板志又云東百二十里有温泉四時皆煖可以療疾華陽國志邛都縣有温泉穴下流可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護之不可汚穢及

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水經註云昔李驤敗李流
於温水是也　土夷攷云寧番蠻兇獷强悍刀耕火種
遷徙無常不以積藏為事上南志云西番人身長大勇
猛占住山頭性甚惡男子髮結成條面多垢積身帶兇
器叛惡不常婦女髮亦結編懸帶珊瑚翠石為飾身著
短衣蓋以羊皮食以青稞磨麪作餅酥油煎茶為飯風
俗女在父家為非無禁嫁後有犯夫永逐之所生男女
亦棄去酒席泡咂酒殺牛羊肉食之病不服藥請番僧

而予代為之答曰夫建南者非漢所稱西南夷而唐所稱六詔之屬者哉至我明來部落散處君長不齊約其九種可得而言曰一僰人二猓玀三白夷四西蕃五麼些、六狢猇七青海八回子九漁人是也而猓玀最猙獰邇時習為邊患矣執事以戰守剿撫機宜下問欲得一當而計安萬全甚盛心也某不敢以臆對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請遡其開閉之因叛服之狀而後計有以處之者乎粤自洪荒入秦西南夷未嘗與中國通

成都矣又安見其惴惴于昔之救死扶傷也大抵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譎而無信以戰爭為日用以掠刼為耕作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或窺中國之虛焉而叛或恃部落之强焉而叛或拊之因循也而叛或責之嚴急也而叛或被人誘使之而叛或自已讐殺而叛或見可欲也而叛或修復舊怨而叛曷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間嬉嬉以遊與邊陲共保安靜而無事哉我明開國不煩一鏃之矢一

介之使與夫錙銖尺寸之金帛而望風輸誠請為臣妾得報可而拜一官爵攜印綬以誇示于族類保守其封疆以凡諸漢宋之為閑而黷武閑而損威或致勞民傷財之怨與夫失地退守之辱者其得其失為何如也國初至今二百五十年所矣在寧番有土酋怕兀他從月魯帖木兒之亂而總兵徐凱定之在越巂有土官嶺鳳起及黑骨夸阿弓凹乞之亂而總兵劉顯定之所聞大征不過此兩者其他畫地而守聚族而居納租稅飭郵

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將士封離等惶怖請蹂乞降蹂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蹂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夸者九十人皆減死由此觀之非誅渠帥之黠惡者與吏士之貪殘者不能聽吾撫也守之之道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嘗用之矣朝廷命德裕修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

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
雄邊子弟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且謂傍人建言者
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
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
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其後李師望請移理邛州于
是聲勢不相及南詔復騷動遂入成都由此觀之非臨
河之區為屯田之計不能壯吾守也或曰若子之說則
師之不可已矣然兵非難而餉為難目前之餉固難久

後之餉尤難若必增兵以守之則不幾歲歲而增餉乎
曰建南前者無兵也尺籍之士以五萬計不為不多矣
一士一田無待取給于外矣今所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士豈盡失伍乎田豈盡拋荒乎無乃强半實債帥之腹
而入豪强之手乎亦無乃所以資寇兵而齎盜糧乎則
簡稽而重訓練之胡可已也增募之兵以四千計亦不
為少矣游擊材官各以若干隸之矣今用命者不能十
分之一豈衆寡不敵乎豈前後牽掣乎無乃貪餌而動

糧官皆高坐無事若加以職銜常駐此地練兵理餉造舟治具與雅黎分兩翼與越嶲相表裏有急赴援聲息易通一二日間羽檄竟達成都矣且二十年前全蜀無民兵也大征之後各以其州縣之繁簡為名募之相稱歲約糜餉十數萬矣播之役剳而代彼戍者蓋三分之一今播享太平十餘年可分其半于黎戍都之免戍西邊者移其戍于黎合之可得客兵三千矣而黎雅之地亦自有軍也自有屯也恐名存而實亡者亦不下于建

搦三寸管作紙上陳言所能逆料哉

蜀中廣記卷三十四